

996
730

回憶馬克思

拉發格等著



北京書店印行

G81

回憶馬克思

拉法格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1949

PDG

回 憶 馬 克 思

著 作 者 拉 法 格 等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 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1949. 3. 初版 長. 1—10 000.

目錄

憶馬克思

拉發格著
董秋斯譯 (一)

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遊

李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二三)

馬克思與小孩子

李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二九)

一個工人對於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著
林淡秋譯 (三五)

附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格略塞爾著
葆素譯 (四六)

馬克思略傳

蕭三譯 (五四)

馬克思年表

(五九)

錄

憶馬克思

拉發格著

一

我第一次見到馬克思是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在聖馬丁堂(*St Martin Hall*)內舉行的大會中成立。我由巴黎被派了來報告這個新組織已有的進步。現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之議員及該國在柏林大會代表之一的托蘭先生(*Monsieur Tolain*)給了我一封介紹信。

我那時是二十四歲。那第一次訪問所給我的印象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那時馬克思的體力不大好，但仍努力寫作『資本論』第一卷(在兩年後的一八六七年發表)。他擔心他不能完成這一部著作，所以格外喜歡接見青年人，他說：『我應當訓練在我死後繼續從事共產主義宣傳的人。』

馬克思在科學生活方面以及在社會活動方面都是適於作導師的人。他在上述兩方面的活動是如此密切的交結着，我們若不把他同時看作科學家和社會主義的戰士，便永遠不能瞭解他。在一方面，他承認每一種科學應當爲了其本身的緣故求發展，並且當我們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我們不必關心我們的工作的最後效果，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主張

一個有學術修養的人，假如他要免去他的能力的衰退，永不應當停止參加社會事業——不應當甘心把自己關在他的研究室或實驗室中，而避開當代人的生活及其社會的和政治的鬭爭。

『科學不應當是一種自私的娛樂。凡有專心從事科學研究之幸運的人，都應當把他們的知識用在人類服務上。』他喜歡說的話中有一句是，『爲世界工作』。

雖然他深心同情工人階級的困苦，不過使他採取共產主義的觀點的，却並不是任何感情的作用，乃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以爲一切無偏見的人，一切不爲私人的利益所左右的的人，一切不爲階級的偏見所蒙蔽的人，必然達到同樣的結論。雖然他研究人類社會之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時沒有任何成見，但當他下筆著作時，却具有廣布他的研究之結果的確定目的。他的既定計劃是爲直到他那時還迷失在烏托邦的烟霧中的社會運動提供一個科學的基礎。至於社會活動方面，他參加的目的是只爲了工人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便是，當它一旦取得社會上政治的和經濟的領導地位，便要建立共產主義。正如資產階級一旦得勢，他的使命便是，破除妨害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封建束縛；開始商品和人力的自由活動，開始僱主和工人之間的自由契約；集中生產和交換的手段——因而，不自覺地，爲將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預備下物質的和智能的基礎。

馬克思並不把他的活動限制在他的出生地上。『我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他常說，『我流落到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工作。』實際上，他爲事業和政治迫害驅逐到法比英等國，他便在那些國家的一切革命運動中演一個主要的部分。

但當我第一次訪問時，我在他麥特蘭公園路(Maitland Park Road)的書室中見到他，依我那時看來，他並不是一個不倦的和無比的政治煽動者，却是一位學問家。這一個房間已經成為史蹟了。文明世界各地願與這位大師商量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都聚到這裏來。凡要親切地認識馬克思的學術生活的人，都應當對於這一間工作室有一個清楚的觀念。這房間是在二樓上，一個向着公園的大窗子供給很好的光綫。火爐面對窗子，兩旁是書架，書架上面是報紙和稿件的包裹，一直堆積到天花板。在窗子的一邊，擺着兩張桌子，上面也是各種文件、報紙和書籍。在房間的中部，光綫最好的地方，是一個三尺長二尺寬質樸無華的小寫字台和一把曲背的有靠手的椅子。在這把椅子和一個書架中間，面對着窗子，是一個皮面沙法，馬克思有時躺在上面休息一下。壁爐架上堆的還是書，雜有紙烟、火柴匣、烟草罐、鎮紙器，以及他的女兒們的、他的夫人的、恩格斯的和烏爾夫(Wilhelm Wolf)的照像。馬克思是一個吸烟很多的人。『由「資本論」得來的錢怕不能抵償我寫它時所吸的紙烟，』他對我說。不過他把火柴用得更浪費。他時常忘記他的烟斗或紙烟，所以必須不斷地點火，在一個難以相信的短時間便用完一匣火柴。他從來不許任何人整理（實際上是擾亂）他的書籍和文件。這種滿眼的紛亂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每一件東西都在它適當的位置，他可以信手拿到他所要的書籍或稿件。在談話的時候，他時常停止一剎那，指出一本書中有關的片段，或找出一個數字來作參考。他同他的書室合為一體，那裏邊的書籍和文件好像他的四肢一般服從他的命令。

當他安置書的時候，他不關心外表。四開本的和八開本的大小書籍，就體積和式樣來說，雜亂無章地放在一起。使他感覺興趣的是這些書的內容。在他看來，書籍是知識工具，不是奢侈品。『它們都是我的奴隸』，他常說，『應當作我吩咐它們作的事。』他並不關心書的樣式，書的裝釘，紙張或印刷的美觀；他總是隨意折角，隨意畫綫，並在邊上用鉛筆標記。他不在他的書上加註，不過當一個作者的文字失檢的時候，他禁不住要畫一個問號或驚嘆號。他的畫綫法使他隨時能參考任何需要的文字。每過幾年，他便重讀一次他的筆記簿和他讀過的書中特別好的片段，以恢復他的記憶——他的記憶本是極端強大和準確的。從很早的年歲起，他便已按照黑格爾記誦不流暢的詩句的辦法來鍛鍊他的記憶力。

他能背誦海涅和歌德的許多詩句，常在談話時引用這些詩人的作品。誠然，他以歐洲大多數語言讀了許多的詩。每過一年他總要用原文重讀一次艾斯啓拉（*Aeschylus*）的作品，他把這位作家和莎士比亞看作世界上空前的兩個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他對於莎士比亞懷着無限的讚美。他在這位英國劇作家身上下過一番苦功，就連那些比較小的脚色他都很熟悉。在馬克思家庭中，有一種真正的莎士比亞崇拜熱，而他的三個女兒能記誦巴德（*Bard*）的許多作品。一八四八年以後不久，馬克思爲要充實他對於英文的知識（他已經能讀得很好），他把莎士比亞所有最特出的詞句格式分類列出來；他對於科伯特（*William Cobbett*），也用同樣的辦法，因爲他也很尊敬這位作家。但丁和勃恩士（*Burns*）也在他所愛好的詩人以內，聽他的女兒們背誦勃恩士的諷刺詩或唱這蘇格

蘭作家的情歌，對於他總是一種娛樂。

勤勉的科學專家屈維爾 (*Cuvier*)，作巴黎博物院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現改為 *Jardin des Plantes*) 院長的時候，有一些設備了專為他個人用的工作室。這些房間的每一間專供一個特殊的研究部門用，其中爲了這種研究設備有必需的書籍、器具、解剖用品，等等。當在一種工作上感到疲倦的時候，屈維爾遷入別的房間，覺得勞心工作上的一種變換正如休息一樣有益。馬克思，與屈維爾一般，不斷地工作，但他却沒有這位法國比較解剖學家那樣設備幾個工作室的財力。他藉了在室中踱來踱去以休息他的腦筋，所以門窗之間的地氈已經破成一道清楚的溝，好似穿過草地上的一條小徑。有時他躺在沙发上讀一本小說，同時預備兩三種，輪流着讀——因爲，正如達爾文，他是一個偉大的小說讀者。他很喜歡十八世紀的小說，格外愛好費爾丁 (*Fielddin*) 的 *Tom Jones*。在當代小說家中，他所喜歡的是科克 (*Paul de Kock*)、利維爾 (*Charles Lever*)、大仲馬 (*the elder Dumas*)、和斯葛德 (*Sir Walter Scott*)，他把後者的『老人』 (*Old Mortality*) 看作一篇傑作。他對於冒險故事和談諧小說有一種偏好。他以塞凡提斯和巴爾扎克 (*Balzac*) 爲最偉大的小說作家。『吉訶德先生』是詠騎士精神之衰落的史詩，新興資產階級把這種德行描寫作荒謬可笑的东西。他對於巴爾扎克是如此的欣賞，以至他曾計劃，在完成他的經濟學研究的時候，寫一篇『人類的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的評論。馬克思不僅把巴爾扎克看作他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家，乃更看作前知的創造者，他所創造的人物的典型，在路易·費力普 (*Louis*

is philippe) 的統治下，還只好在胚胎狀態中，直到巴爾札克死後，第二帝國的時候，才得到充分的發展。

馬克思幾乎能讀所有重要的歐洲語文，並能把德法英三種文字寫得很好，使所有精通這些文字的人加以讚美；他喜歡說，『一種外國文字是人生鬭爭中的一種武器。』他有一種特殊的語文天才，他的女兒們都稟賦有這種遺傳。當他開始學俄文的時候，他已經是五十歲。雖然他已經通曉的死的和活的語文對於斯拉夫語根的研究並沒有什麼幫助，他在六個月的期間竟能有這樣的進步，能從原文讀他最重視的作家（普希金、果戈爾、和謝德林）的作品。但他學俄文的主要理由却在於讀某種官方報告——這報告已為政府禁止，因為其中所揭露的內幕是太可怕了。有幾個熱心的朋友設法為馬克思取得若干本，沒有什麼疑問，他是見到這東西的唯一的西方經濟學家了。

在讀詩和小說以外，馬克思還有一種很奇特的休養腦力的方法，那便是他非常愛好的數學。代數甚至能給他一種精神的慰藉；在風濤險惡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他便避到那裏邊去。在他的夫人最後一次患病的日子中，他覺得不能進行往常的工作，他的唯一逃避痛楚思想的方法便是把自己沉沒入數學中去。在這一憂傷的時期，他寫了一篇關於微積分的論文。讀過這篇論文的數學專家們，都認為十分重要，這篇論文就要在他全集中發表出來了。在這種高級數學中，他可以在它最合邏輯的形式中，同時也在它最簡單的形式中，看出辯證法的活動。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一種科學未達到能利用數學的形式時，便不會有適當的發展。

馬克思的書庫，藏有一生辛苦收集來的一千多部書，並不能滿足他的需要；許多年來他是大英博物院讀書室的常川顧客，他十分重視這地方的書目。就連他的敵人也不能承認他是一個十分淵博的人；他的淵博不限於他所擅長的經濟學，實在普及於許多國家的歷史、哲學、和純文學。

雖然他從來睡得很晚，但總在晨八九時之間起床。喝過一杯黑咖啡，流覽一下報紙；他便走入他的研究室，在那兒一直工作到翌晨兩三點鐘——只有在用飯時停一下，天氣好時，也在罕普斯兌荒原（Hempstead Heath）散一散步。在白天，他大致在沙法上睡一二小時。當他年青的時候，他時常通宵不斷地工作。對於馬克思，工作已經成了一種嗜好，而且是一種如此迷人的嗜好，時常使他忘記吃飯。在他到餐室來以前，時常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催請；還沒有吞下最後一口飯，他便又走向他的書桌去了。他是一個食量不大的人，有時必須用加味的食物，如火腿、薰魚、魚子醬、和醃菜，來刺激一下他那減退的食慾。他的胃口必須為他的腦力之強大活動付出代價，實際上，他的整個身體都為他的腦力活動犧牲了。思想是他無上的享樂。我過去常聽他引證黑格爾（他早年的哲學導師）的話道：『即使是一個壞人的罪惡思想也比諸天的奇蹟更莊嚴更優美。』

沒有疑問他必得有一個很強健的身體，否則他斷然不能禁受那樣不平常的一種生活方式，也不能禁受那樣辛苦的智力勞動。實際上，他的身體是構造得很健全的。一個超過中等高度的人，他有寬闊的肩膊和深厚的胸膛，他的四肢大體上是很勻稱的，雖然他

的腿比起身體來是太短了一點（猶太族的人常是這樣的）。年青時他是一個天才的運動家，這一點使他的體力超出一般人之上。他保持下來的唯一的運動便是散步。他可以一氣走幾個鐘頭，以至爬幾個鐘頭的山，不斷的談話和吸煙，不帶一點疲倦的樣子。若說他在書室中踱來踱去時作了許多工作，也並不為過。只有在間歇的時間，他才坐在書桌旁邊，把破地板時想好的東西記在紙上。在這樣散步的時候，他也喜歡談話，如果這主題變得格外費神，他才時時停下他的脚步。

多年來我習慣於參加他的晚間散步，走過罕普斯兌荒原和以外的田地，就在那時我通曉了經濟學原理。在這些談話中，他不自覺地把他那時正在著作的『資本論』第一卷全部解說給我聽。我一回到家中，便盡可能地記下我所聽到的東西的要點；不過在一開始我覺得很難追隨馬克思那淵博而繁複的思想過程。不幸我不再保有這些寶貴的筆記了，因在『公社』失敗後，我在巴黎和波爾多（Bordeaux）的文件都被警察沒收。我格外痛惜在一個晚間所作筆記的喪失，那時馬克思，以特別豐富的證據和感想，說明他關於人類社會之發展的卓絕理論。好像一面幕被揭開來。我第一次清楚地把握到世界史的邏輯，並能察見社會和觀念的進化現象之物質的原因——這些現象從外界看來彷彿是非常矛盾的。這境界的輝煌使我目眩，這印象保留許多年，當我儘我貧乏的才力把這理論對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們述說時，他們也得到同樣的印象。這是馬克思所有理論中最偉大的。不但如此，這必然是人類思想界空前的最偉大的理論。

馬克思的腦海中貯有非常多的歷史的和科學的事實以及哲學的理論，他更十分擅長

於從這武庫中抽取武器的技術。在任何時，在任何科目上，他能對於任何問題提供一種澈底滿意的答案，一種具有重大意義之哲學思想的答案。他的頭腦類似在港中升火待發的軍艦，一接到通知便可以駛入任何思想之海。沒有疑問，『資本論』對我們顯示了一個精力過人和知識豐富的頭腦的工作。不過在我和一切深知馬克思的人看來，『資本論』或他任何別的著作都不足以充分地彰顯他那知識的廣博或天才的雄偉。這個人高出於他的著作之上。

我與馬克思一同工作過。我不過是照錄他的指示的書記，不過這却給了我以觀察他怎樣思想和寫作的機會。他的工作是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說是容易，那是因為，不拘什麼題目，適當的事實和思想，一到需要的時候，便在他的腦海中洶湧起來；但正因為這種淵博，使得他的觀念的發抒成爲一種長而困難的過程。

維珂(Vico)寫道：『只有知道一切的上帝，才知道事物的本質；至於人，所知道的不過是一層表面。』現在，馬克思照維珂所想的上帝的樣子來把握事物；他不僅看表面，並透入深處，由交互作用上考查所有關聯的部分，把每一部分隔離開來而追溯它發展的歷史。然後他由這事物的本身轉向它的環境，注意它們彼此間的影響。最後他又回到所研究的對象的起源，考究它所經過的轉變、進化、和革命，連它最遼遠的活動都追溯出來。他從來不把一件事物看作獨立存在的，與其背景無關的；而要把它看作複雜而活動的諸多事物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和不斷變化的正動和反動來解說這無窮事物的全部生命。福樓拜(Flaubert)和龔枯爾(De Goncourt)派的作家們訴說對於

我們所見的東西給一種正確敘述的困難；而他們所要描寫的還不過是維珂所說的表面，還不過是一種印象派的圖畫。他們的文學工作比起馬克思所從事的來不過是兒童的遊戲罷了。他需要十分特出的思想力來認識現實；假如他要把他所見的以及他要別人看的東西使別人能瞭解，他更需要同等特出的表現天才。他永遠不滿意他所寫的東西，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到最後還覺得這寫法與原意不適合。巴爾札克的一種心理學的研究，*Une Chef d'oeuvre inconnue*（被左拉加以可鄙的剽竊，）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印象，因為有一部分正是他自己的感情的描寫。一個天才的畫家一次一次地想要描出在他的頭腦中構成的圖畫，不斷地在他的畫布上描來描去；最後畫出來的不過是一片不成形的顏色；不過從他那懷有成見的眼睛看來，却彷彿是他自己頭腦中的現實之完全的再現。

馬克思擁有一個優秀的思想家必具的兩種才能。他把一件東西分析到這東西構成的部分，這能力是少有倫比的；他更長於用一件東西的全部零件和不同的發展現象再綜合成這件東西，也長於發見這件東西的內部聯繫。他的表現方法並不在於（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說的）擺弄無法確定的抽象觀念；他並不用幾何學家的方法，這些人既經把他們的定義與周圍的世界隔離，然後在一個完全不與現實接觸的領域去演繹結論，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出一個孤立的定義，也找不出一個孤立的公式；我們在那兒所見的是一連串的精密的分析，把那最易逝的陰影和最根本而又最不明晰的分別顯示出來。他一開始便認定這顯著的事實：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控制下的社會的財富，乃是一種大量的商品積聚。所以，商品這具體的東西，並非數學的抽象觀念，乃是建造資本主義財富的要素或

細胞。馬克思於是把商品這東西緊緊地握住，把它扭入每一方向，把它翻轉過來，於是把它的祕密一個隨着一個地揭露出來——對於這種祕密，官方經濟學家從來一無所知，雖然這祕密較之伽特力教信仰上的祕密更不計其數和更深微奧妙。既經把商品從每一角度上研究過，他往下考究它與同類的關係，如在交換上所見的；然後他轉向它的生產，轉向它的生產之歷史的條件。他思考商品外表上的形式，表明它怎樣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怎樣一種形式必然生出另一種形式。這現象之邏輯的發展的次第以如此圓熟的技巧顯示出來，使我們疑心這是馬克思虛構出來的；而實際上這是由現實上發生的，這是商品的實際辯證法之再現。

馬克思是一個極端忠實的作家。他從來不提出他不能用最可靠的根據來證明的事實或數字。在這一方面，他不滿足於間接的材料，總要追究到最後的源頭，雖然也許要經過許多困難。即使爲要證實一個附屬的項目，他也要特意去大英博物院一趟。所以批評他的人永遠不能以一種出於疏忽的錯誤來責備他，也不能指出他的任何說明是依據不能證明的事實的。由於他那參考原著的習慣，他時常引證他以外少有人知道的作家。『資本論』中有許多這樣的引證——多到使人疑心這是用來炫示博學的。但馬克思却是出於完全不同的一種動機。他說：『我是在執行一種歷史的公道，要使每一個人得到他所應得的。』他覺得，對於一個作者，首先發表過一種思想，或發表得比其他任何人更爲正確，即使不重要和不明瞭，也應當把他的名字指出來。

他的文學的良心較之他對於科學責任的意識是同樣的嚴正。他不僅永遠不舉一個在

正確性上有些少可疑的事實，對於一個題目，不到他澈底研究過，他便完全不肯稱引。任何一篇東西，不到他一次一次地考慮過，不到他覺得他所寫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滿意，他便不肯發表。他最怕把半熟的思想供獻給社會。若把他未經最後修改的稿子拿給什麼人看，使他最感痛苦。這感情在他的內心是如此的強烈，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寧願燒掉他的稿子，也不肯把它們未完成地留下來。他的工作方法常使他十分勞苦，遠非讀他的書的人所能想像的。例如，爲要寫『資本論』中關於英國工廠法的二十多頁書，他把全圖書館中載有特別考查委員會與英格蘭和蘇格蘭工廠視察員的報告的藍皮書都參考過來。就鉛筆記號看來，他把這些書一本挨一本的讀過。他把這些報告看作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最重要的文獻；他也十分重視寫這報告的那些人，以至於說，『像英國工廠視察員這樣合格的這樣無私見的這樣不偏袒的人們』在任何別的國家都不易尋見。這一番不平常的頌辭就見於『資本論』第一卷的引言中。

馬克思從這些藍皮書中引用大量的事實——這些藍皮書，許多上下兩院的議員們（他們每人收到一份）僅只用來作槍靶子，計算子彈穿透的頁數，以測定他們的武器的力量，其他的人則把它們當作廢紙按重量出賣。這是他們對於這些書的最好的用法，因而使馬克思可以從郎·艾克爾（*Tong Aere*）的一個紙商廉價買來。據畢士萊（*Bessels*）教授說，馬克思是最重視英國政府這些官方調查的人，也是使這些東西著稱於世的人。但畢士萊並不知道，早至一八四五年，恩格斯已經是英國藍皮書的一個用心的讀者，並曾爲他那一篇『一八四四年英格蘭工人階級狀況』的論文從中間引用許多事實。

凡要知道這人的心（在學者的外殼下如此溫暖地跳躍的心）並加以愛慕的人，必須在馬克思拋開他的書籍和稿本的時候去看他——當他在家人的團聚中和星期日晚在朋友們的環繞中的時候去看他。在那樣的時候，他是一個最愉快的同伴，機智煥發，談諧泉湧，一個從深心發出笑聲的人。每當他聽到一句奇妙的戲謔或敏捷的答辯，他的黑眼睛便在他那濃厚的眉毛下快活地閃動。

他是一個溫厚、慈祥、而體貼的父親。他有一句得意的話是：『孩子們應當教育他們的父母。』他的女兒們十分愛他，在他和她們的關係中間永不會籠罩有任何父權的影子。他從來不命令她們，只是請她們幫忙，或求她們不要作他不願她們作的事。不過一個父親的勸告少比他更能得到歡喜地聽從的。他的女兒們把他看作她們的朋友和游伴。她們不稱他作『父親』，只稱他作『穆爾』（*Moor*，黑人）——因為他有暗色的皮膚與烏黑的頭髮和鬍子，所以送他這樣一個綽號。在另一方面，早到一八四八年，那時他還不滿三十歲，共產國際的同志們已經稱他爲『父親馬克思』。

他常用幾個鐘頭同他的孩子們玩耍。她們還記得那可怕的海戰。既經作成全隊的紙船，把它們放進一個水桶中去航行，隨後他——在歡呼聲中——向他這假艦隊放火。在星期日，女兒們不許他工作；這一整天他是屬於她們的了。當天氣晴好的時候，全家到鄉